

台湾诗人十二家

流沙河 编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台湾诗人十二家

2 037 3007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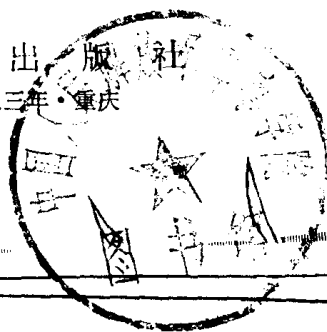
台湾诗人十二家

〔附诗一百首〕

流沙河 编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文琛

封面设计：凌承纬

台湾诗人十二家

流沙河编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90 千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500

书号：10114·41

定价：0.82元

引 言

《星星》诗刊两位负责同志，一是白航，一是陈犀，叫我来写专栏文章，每月一篇，写十二篇，在《星星》上连载一年，写什么题目，由我自己定。感激他们两位的信任，我欣然受命了。我说，我想介绍台湾诗人，可不可以1982年一年内，每月介绍一家。陈犀同志说：“好。栏目就叫《台湾诗人十二家》吧。”这便是这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的由来。

这里的十二家，纪弦最老，其余的脱颖于五十年代，现在也都该是老诗人了。我还想介绍彼岛的中青年诗人，苦于资料难找。读者若有兴趣，请俟之以他年吧。

海峡那边，想来不乏卓识之士，也该有人写写文章介绍当代大陆诗人，比方说，也印一本《大陆诗人十二家》吧，以便互相认识，交流诗艺。诗人余光中说：“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我很欣赏他的这一段话。

《星星》小，篇幅窄，文章只能短写。三千字说清楚一位诗人，于我太难，所以又在每篇文章后面附录一些诗作，多则二十首，少则三首，不一，十二家总共附录一百零一首，好让读者诵其诗识其人。当然，这一百零一首，论其诗思，论其诗情，多有可以指摘之处。读者明察，幸勿大嚼糟粕。此外，论其诗风，朦胧占了大半（彼岛诗坛实况如此）。诗贵自辟蹊径，不可学步邯郸。朦胧来了，一窠蜂都去朦胧，实在太没出息。我爱明朗，朦胧不来，但不反对人家朦胧。各行其是好了，我想。

这本书的附录部分，全靠诗友袁永庆同志替我誊写。谢谢他了。

1982年8月22日在成都《星星》编辑部

目 录

引言.....	1
独步的狼.....	1
〔附录〕纪弦的诗五首	
做梦的蝶.....	14
〔附录〕羊令野的诗三首	
浴火的凤.....	29
〔附录〕余光中的诗二十首	
举螯的蟹.....	78
〔附录〕洛夫的诗九首	
忧船的鼠.....	102
〔附录〕痖弦的诗二十首	
哀叫的鸟.....	153
〔附录〕白萩的诗三首	
孤吟的虎.....	165
〔附录〕杨牧的诗六首	

跳跃的鹿.....192

〔附录〕叶维廉的诗六首

飞逃的鹤.....222

〔附录〕罗门的诗六首

抗议的鸡.....248

〔附录〕商禽的诗六首

浪游的鱼.....267

〔附录〕郑愁予的诗十二首

流泪的鲸.....293

〔附录〕高准的诗五首

独 步 的 狼

何其臭的袜子，
何其臭的脚，
这是流浪人的袜子，
流浪人的脚。

没有家，
也没有亲人。
家呀，亲人呀，
何其生疏的东西呀。

二十一岁的纪弦唱着《脱袜吟》步入诗苑。南宋蒋捷在流亡中吟过“何日归家洗客袍”。衣裳脏了想家，那是士大夫的古调。袜子臭了想家，却是现代人的新腔，古人断然不肯这样唱的。纪弦唱了，唱得真好。用现代人的日常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这是新诗。

纪弦，本名路逾，河北人。1933年在苏州美专毕业后，到

南京举办画展，据他自己说“相当成功”。第二年，不知是何原因，竟与丹青告别，改行写诗去了。《脱袜吟》就是在这一年写的。这一年的11月，他到上海，创办《火山》诗刊。只出两期，就停刊了。当时这类短命刊物多的是，或因经济困窘，或因政治压迫，或因同人不睦，往往一闪而逝，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5年，纪弦结识了刚从法国回来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晤谈甚欢”。1936年秋，纪弦出50元，徐迟出50元，戴望舒出100元，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影响颇深远。1937年秋，日寇炮火逼近上海，遂告停刊。此后抗日战争爆发，纪弦去香港，做报纸编辑。香港沦陷后，又逃回上海，谋生短术，全靠亲戚朋友救济。1944年写的《黄昏》，透露了生活的贫苦和心情的凄凉：

又是黄昏时分了。

妻去买米，剩我独自守着多云的窗。

兵营里的洋号，

吹的是五月的悲凉。

想着沉重的日子。

想着那些伤怀的，使人流泪的远方。

唉，这破碎了的……

你教我唱些什么，和以什么调子歌唱！

人在真实的穷愁里，无暇玩弄词句，无心搔首作态，信笔写去，往往可观，不象他平时写的那么艰涩费解。请以他写于1936年的《时间之歌No·I》为例：“沉落下去，沉落下去，/那些是卸了七色之华衫的/全裸着的时间之乐队女。/弹唱着奇迹的太阳系/与整丽的银河轮；/弹唱着此一宇宙之毁坏/与另一宇宙之成长……”天晓得他写了些什么。说不懂吗，好象又懂。说懂了吗，却又不懂其中究竟蕴藏着什么玄秘。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仍在失业境况中的纪弦，不甘寂寞，投笔从商。奈何财神爷不肯保佑他，赚不了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生就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料子”。1947年，他又弃商从政，去搞什么“中产阶级运动”，并写反共作品。由此步入迷津，1948年底离上海赴台湾，编报纸副刊，教书。1953年，他在台北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1956年，他组成“现代派”。此后，现代派奇风大畅，管领台湾诗坛达二十年之久。

台湾现代派虽以纪弦为鼻祖，却并非他的独创，不过是四十年代中国诗苑流行过的具有进步色彩的现代派的旁枝之变异而已。台湾现代派在诗歌艺术领域自有其贡献，但在思想上却无进步意义可言。他们的诗纲可归纳为三：一是强调“横的移植”，硬搬西洋，力排传统；二是“主智”不主情，导致无感无情的文字游戏；三是要求Pure Poetry即“纯诗”，勿去触动社会生活，勿去干预现实，否则便不“纯”了。

在内容上既缺乏真情实感，又回避生活的激流，在形式上对西洋现代作品作东施之效颦，结果是二十年间造出许多虚假无聊的诗。试以纪弦写于1973年的《四月之月》为例：

四月之月是淡淡的柠檬黄色的。
不晓得阿姆斯特壮那永恒脚印消失了没有？
什么时候让我到木星上去玩他一趟才好。
可是四十年后光速的宇宙船都不停小站的。
那就买他一张仙女座大星云的来回票怎么样？
从一个银河系到一个银河系——
冰冻了的百龄老人还有的是游兴哩。
而今天，我满六十岁，皎皎的月光下，
让我放一个誓言在高脚杯中：我要飞！

放谈宇航知识，还不“智”吗？神游六合之外，还不“纯”吗？只是娓娓道来，如听梦呓。皤然老翁，年满花甲，挤出天真的孩笑，说出费解的趣话，面对着表情冷漠的听众，是会有些尴尬的。

纪弦固守着没落阶级的偏见，有时候不免要爆发出醉话满纸的荒唐，兴冲冲地跑去配合不干不净的政治宣传，“智”耶？“纯”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抒情短诗100首》没有忘记纪弦，选了他的一首《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怪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

画你的名字。

而梦见的是你的发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树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时，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来。

大起来了，你的名字。

亮起来了，你的名字。

于是，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

平心而论，这该是他的杰作之一。简明其外，复沓其内，循环不绝地一气贯注到底地诉说着“你的名字”。诉说得那么多情，乃至沉湎入迷，絮絮缕缕，如小儿女说悄悄话。细听之，

竟不象在说话，而更象幽夜中独对一灯的喃喃自语。不着一爱字而痴爱之情毕露。不具体写出“你”的性别、身份、外貌、内心，留余地给读者，让读者随意代入自己的恋慕者，这正是作家手段高明处。

我们从纪弦的《狼之独步》一诗中，可以看出这位台湾诗人的精神状态：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的长嚎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这种模仿庄周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度，貌似充盈，实则空乏。人要穿衣吃饭，狼要猎食求偶。置身于台湾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与物相引相拒，与人相好相仇，哪能由你在“旷野里独来独往”！哪能由你一嚎而惊天地呢！唉，倒是那个二十一岁的思家的流浪人可爱些，虽然他的袜子臭，虽然他的脚臭。

〔附 录〕

纪弦的诗五首

时间之歌（一）.....	8
窗.....	9
一片槐树叶.....	10
春之舞.....	11
阿富罗底之死.....	13

时 间 之 歌（一）

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那些是卸了七色之华衫的
全裸着的时间之乐队女。
弹唱着奇迹的太阳系
与整丽的银河轮，
弹唱着此一宇宙之毁灭
与另一宇宙之成长。
弹着，唱着，弹着，唱着，
那些是永不疲倦的
时间之乐队女。
她们微微地笑着。
而且向我挥挥手，
于是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1936年

窗

青空如国立疗养院的草地，辽阔而宁静。

散步的云

以医师的姿态出现，

以护士小姐的姿态出现，

以肺病患者的姿态出现，而且以银鬓的

老园丁的姿态出现。

1953年

一片槐树叶

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
最珍奇，最可宝贵的一片，
而又是使人伤心，最使人流泪的一片，
薄薄的，干的，浅灰黄色的槐树叶。

忘了是在江南，江北
是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园子里拣来的了，
被夹在一册古老的诗集里，
多年来，竟没有些微的损坏。

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
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哪。
故国哟，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让我再回到你的怀抱里
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
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

1954年